

## 馬上支日記(三)

七月四日

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來爬來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來。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閻邱辨囿。

也還是因為那一本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因為那裏面講到中國的肴饌，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國的肴饌。我于此道向來不留心，所見過的舊記，只有禮記裏的所謂「八珍」，西陽雜俎裏的一張御賜菜帳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只站在舊書店頭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買不起。唐朝的呢，有楊煜的膳夫經手錄，就收在閻邱辨囿中。現在這書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嘗聽到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葱蒜和雜合麵

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只能舐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舐。中外人士以為可口，衛生，第一而第n的，當然不是這些；應該是闊人，上等人所喫的肴饌。但我總覺得不能因為他們這麼喫，便將中國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雖然出了兩三位「高等華人」，而別的人們也還是「下等」的一般。

安岡氏的論中國菜，所引據的是威廉士的中國(*Th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就享樂而淫風熾盛」這一篇中。其中有這麼一段——

「這好色的國民，便在尋求食物的原料時，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慾底效能為目的。從國外輸入的特殊產物的最多數，就是認為含有這種效能的東西。……在大宴會中，許多菜單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為含有或種特殊的強壯劑底性質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對於外國人的指摘本國的缺失，是不很發生反感的，但看到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

國菜誠然大抵濃厚，然而並非國民的常食；中國的國人誠然很多淫昏，但還不至于將肴饌和壯陽藥併合。「紂雖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這樣——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結果。

安岡氏又自己說——

「筍和支那人的關係，也與蝦正相同。彼國人的嗜筍，可謂在日本人以上。雖然是可笑的話，也許是因為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

會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寶貴的，所以曾有「會稽竹箭」的話。然而寶貴牠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戰鬥，並非因為牠「挺然翹然」像雞巴。多竹，即多筍；因為多，那價錢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鄉，就喫了十多年筍，現在回想，自省，無論如何，總是絲毫也尋不出喫筍時，愛牠「挺然翹然」的思想的影子來。因為姿勢而想像牠的效能的東西是有一種的，就是肉菘蓉，然而那是藥，不是菜。總之，筍雖然常見于南

邊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頭的電幹和屋裏的柱子一般，雖「挺然翹然」，和色慾的大小大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然而洗刷了這一點，並不足證明中國人是正經的國民。要得結論，還很費周折罷。可是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岡氏又說，「去今十餘年前，有……稱爲留東外史這一種不知作者的小說，似乎是記事實，大概是以惡意地描寫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爲目的的。然而通讀全篇，較之攻擊日本人，倒是不識不知地將支那留學生的不品行，特地費了力招供出來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這是真的，要證明中國人的不正經，倒在自以爲正經地禁止男女同學，禁止模特兒這些事件上。

我沒有恭逢過奉陪「大宴會」的光榮，只是經歷了幾回中宴會，喫些燕窩魚翅。現在回想，宴中宴後，倒也并不特別發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覺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爛熟的肴饌中間，夾着一盤活活的醉蝦。據安岡氏說，蝦也是與性慾有關係的；不但從他，我在

中國也聽到過這類話。然而我所以爲奇怪的，是在這兩極端的錯雜，宛如文明爛熟的社會裏，忽然分明現出茹毛飲血的蠻風來。而這蠻風，並非將由蠻野進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蠻野，假如比前者爲白紙，將由此開始寫字，則後者便是塗滿了字的黑紙罷。一面制禮作樂，尊孔讀經，「四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姦淫擄掠，做着雖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宴會！

我以爲中國人的食物，應該去掉煮得爛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應該喫些雖然熟，然而還有些生的帶着鮮血的肉類……。

正午，照例要喫午飯了，討論中止。菜是：乾菜，已不「挺然翹然」的笋乾，粉絲，醃菜。對於紹興，陳源教授所憎惡的是「師爺」和「刀筆吏的筆尖」，我所憎惡的是飯菜。嘉泰會稽志已在石印了，但還未出版，我將來很想查一查，究竟紹興遇着過多少司七鹹饅，竟

這樣地嚇怕了居民，彷彿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專喜歡儲藏乾物品。有菜，就曬乾；有魚，也曬乾；有豆，又曬乾；有笋，又曬得他不像樣；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爲特色的，也還要將牠風乾……。聽說探險北極的人，因爲只喫罐頭食物，得不到新東西，常常要生壞血病；倘若紹興人肯帶了乾菜之類去探險，恐怕可以走得更遠一點罷。

晚，得喬峯信并叢蕪所譯的布甯的短篇輕微的秋歡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裏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爲相宜；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佈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

## 不妥協

采真

馬怒惱了敢打蹶子（即用後腿踢），牛着急了敢用角頂，這是牠們底不妥協政策，可以人而不如牛馬乎？

在政治上底不妥協，便致成革命。滿清壓迫了漢人有二百六十八年之久，漢人終於不肯妥協，於是而有民國之肇造。

在外交上底不妥協，結果或是佔勝利，或是斷絕邦交。各國彼此之間底戰爭多是這麼引起來底。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未曾妥協地簽字，山東問題於是沒落到中日直接交涉底牢網裏去。

在個人底關係上，一個人不同他人妥協，便是表明他對於自己人格底重視。這不妥協不但是不做「奴才」，並連「奴隸」也不願意當。

人爲什麼要有不妥協底表示呢？就是因爲不能欺騙自己，蒙蔽自己底緣故。

生命永遠是活動的，發揚的，進展的。當有外力阻礙牠底活動，發揚與進展時，牠便感到一種苦悶。生命

力小底人，因爲外力底壓迫而不能反抗，漸漸麻木起來，連壓迫也就不覺得。這樣底人永遠是與人妥協底。在這種人中間，「天生底奴才」恐怕也不少見。反是，生命力大底人，壓迫愈多，則反抗愈多，反抗底結果，也許是悲哀，也許是愉快，祇有這類底人，纔有大苦大樂。這類底人永遠不會與人妥協底。他們底末路，或是被人放逐，或是毒殺。在當時得人底敬愛底，實在不可多得。

生命祇有這兩方面，或此或彼，斷沒有中立之可言。

有人說，忍耐是很好的，不錯，不過忍耐須有目的，有限度，結果不是吐氣揚眉，便是火山爆發。絕對的忍耐不是忍耐，木石無論怎樣被人搬弄，牠們倒忍耐到底。但是有生命力底活人，不應該如此，因爲人非木石。英國人可以叫印度人忍耐，日本人可以叫朝鮮人忍耐，而且要忍耐到底，這個我們是明白底。

又有人說，發脾氣絕不好，既足傷他人之心，又可

傷自己之氣。這話也對，然而這未免把利害看得太重了。脾氣底本身有牠底價值。生命被壓迫到一個限度底時候，怎能叫牠不發作？這種發作表明生命裏還有爆炸的能力，表明那個人絕不蒙蔽自己底生命；這一炸非同小可，也許將旁人炸死，也許連自己也炸死。這種痛快乾脆的死，不是強於被人當做軟泥一般玩弄底生麼？生命力小底人，連發作也不會，即或會也不敢呵！自然無緣無故地發脾氣者，又當別論。

澈底地忠實於自己，是無上妙覺。這是一種「甯可」底態度，甯可這樣，也不那樣。易卜生底 *All or nothing* 底主義，恐怕便是如此。「全要，不然，甯可一點也不要」，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有底態度，一般人祇以為 *Some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 (有些便聊勝於無，) 好，看你能「有些」什麼！

關於不妥協底態度，再舉一兩例罷：

屈原是頂不會同人同自己妥協底。他若會妥協，會樂天知命，會中庸，他早就放蕩形骸之外去了。離騷九

歌等篇都不會勞勞叨叨地發洩出來了，汨羅江裏魚兒也就不能夠果腹了。如果是那樣，試問人們底心目中還能有屈原這個人沒有？

煩惱的少年維特 (*Werther*) 也是極不會妥協底。他若會底話，試想那有多麼好！他底朋友阿伯爾對他也不錯，他所鍾愛底綠蒂對他也很好，他同綠蒂至少可以保持友誼的交往，他自己也可以在他底好位置裏做點事情，這樣是何等地幸福，又是何等地平安。但是，如果他用了這樣妥協的辦法，試問還使愛情有沒有舞蹈底餘地？試問維特還算愛什麼綠蒂？維特還成其什麼維特？

妥協罷——懦弱的懶惰的人呻吟着說。  
偏不！我定要建造，不然，我甯可毀滅！——不妥協底人這樣說。

不妥協底人在愛情上必愛得澈底，在做人上必做得偉大，在政治運動上必肯能犧牲，在外交上必不會屈己讓人，雖然不一定有俗眼所見底成功。

# 露苗日記抄

茨菘

憔悴的杯

自從那天在化學實驗室裏，一不留心，打碎了幾樣用品後，我便決意每晚少上一次飯館。跑下三層樓來，到學校裏的飯堂上，偷偷弄弄地盛一碗稀飯薄粥上樓喝。喝算了。照這樣受罪受下兩個月來，我算好能節省下六塊大洋來做賠償費。

在理這幾塊錢，我的家裏不是拿不出的，用不着我這樣來自己刻苦自己的。只因這一筆意外的賠償，是在表現我的低能，遂令我不便向父親開口。加之我已有了這般大了，伸出一隻手來向上人討錢。心中，臉上，怎不覺得有點難以爲情呢？想起母親在時，總是她來代表向父親要幾個零用錢。自她老人家歸天後，平常腰裏空一文沒有，來了朋友邀我出去玩，我只好拿有要緊的事待辦來撒謊，去謝絕他們的一番隆情盛意。

就在同學們的面前，我也並沒據實說出我到底打碎幾樣什麼東西。因怕他們曉得了我的真情實意，要在我

的背後把我暗笑死的。我雖曾有一度很看得開地自解自慰過：

事事不如人——

這又何足羞呢？

我的母親：

原只給我這一點點兒聰明呵！

——羞恥之網六五——

但目下依然步步想要藏拙，可憐我的心懷也就無日無時不在煩惱着，焦灼着了。只是較之頸圈裏的那位女主人公，馬丹盧嫵索，爲着賠償一根遺失掉的假鑽石的頸圈，夫妻兩個默不告人，辛辛苦苦工作了十年；私幸自己上樓下樓，洗碗洗筷，尙只辛苦了兩月的功夫。

今天下午本派甲組化學實驗班繳還用品，不過乙組的人明早若有課上的，也可通融一下今天照繳。我得到這個消息，飯後便乘車到花牌樓，想在金陵大藥房裏買來幾樣，暗中賠好再去繳了。臉上不要光輝一些？那曉得跑到那裏一問，我所想買的幾樣，偏是有的早已缺

貨，有的成套不拆開零賣。走出藥房，悔恨不該白白地跑來一趟，平空又要送掉二百多文車錢。走在路上，想要順便攏一攏家罷，又想快些返校，把實驗品率性一齊繳了，能彀早些曉得到底要我賠償多少，叫我今天夜裏睡時也可睡得沉酣一些。走進樂天書局買了四份現代評論，兩份醒獅，一份語絲，又是一乘洋車坐了回來。

抵校，上樓重新換好一身衣服，就跑進化學實驗室裏去，把東西通統拾在一個抽屜裏，捧上繳還處去。一把抽屜放在一旁，故意站在那裏鬼混，存心要捱到末一個繳就是了。嘴裏雖是做著好人，叫張三先來繳，叫李四先來繳，說着自己一點也不急，其實我的一顆心已似蓮子的心那樣苦口了。一個一個先我繳了，走了，只賸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那裏守着。這時電燈雖已來火，但繳還處仍是黑漆漆地不大光亮。我一件一件遞把那位校收者楊君看過拿下，果然讓我把一個斷去半節管子的漏斗，插在葫蘆瓶裏蒙混過去繳了。繳完之後，楊君對我說：「甲組裏的人，今天晚上來看賠償費多少；

乙組裏的人，明天下午纔能算出。」當時聽了心想：今天夜裏仍舊要乍夢乍醒地睡得驚驚恐恐了。後來轉過念頭來自慰自地在想：今天讓我混過一樣東西不賠，又沒給同學知道我打碎幾樣什麼東西，至今天夜裏，比較往日夜裏，該要睡得心神安定些罷。

晚飯後，摺疊日裏買來的週報時，經我看出所買的那份語絲不是第六號，拿錯了第一號來。很命痛把自己苦苦地咒罵一頓。心想：累人明天又要跑去調換。可憐我的兩條腿，跟着我一生真受死了。摺好週報之後，上牀去疊被，坦開大紅毛毯，陡又經我在那毯上看出幾個大洞小孔來。不幸的眼睛，不幸的眼睛，今夜何咄咄逼人乃爾！放開毛毯，拿到燈下一照，數了一數，遍毯竟有一二十個被鼠嚙成的洞孔。草草洗好了脚，被窩桶裏一鑽，頭置枕上，面朝帳頂，兩眼有意無意地向帳中四處瞻望。強烈的白熱電火，照在帳中，令人加倍煩惱。我這樣地睡在帳裏心想：那毛毯上的二十多洞，又將把我推入一種新的煩惱和新的焦灼中了。賠償的代價，

要我辛苦幾多時呢？想到這步，眼角裏便冒出幾縷幽涼的珠子來滾到枕邊，杳然化做一片冷涇。

苦了些時，纔想到兩個補救的方法來：第一步，送到錦繡坊去的織補，第二步，不認這毛毯是我會拿過用的。但織補明是敲竹槓的事，錢又那裏有呢？想了些時，纔想起來：不錯，昔無不久就將放寒假回來，在他那裏還存着我賣書賣出來的十一二塊錢麼？但這許許多多的洞，又怎麼好織補呢？怕也只有實行那第二步呵！但實行第二步，父親又幾時纔來問起我拿毛毯的事呢？這樣看來，我的煩腦和焦灼，不是真將「縣縣無絕期」了麼？可憐不會做人的人，就把自己弄得這樣地苦不堪言呵！

更深漸始入眠，眠後心神大為不安，只覺身子牀裏牀外地翻得未稍中止。半夜裏，大腿突然冷涇難過，把我駭得驚醒過來，用手一摸，袴褶裏已是溼漉漉的了。揭開帳門，伸手在棉袍子的口袋裏扯出一方手帕拿來略微擦了一擦，睡眼惺忪，一半清醒，而又一半昏沉。此

時的意識，却依然非常明晰，因我又在轉着念頭心想：怕這一大塊突如其來的冷涇，正就是生活的實現味罷。在半夜的模糊世界裏，我的眼前恍恍惚惚地現出一隻黑而發亮的「憔悴的杯」來。

### 怎麼叫『讀書毋忘救國救國毋忘讀書』？

潘梓年

潘梓年

這句話初喊出來時，覺得非常「順耳」；覺得這真是順應潮流面面俱到的十全辦法，任何人聽着都要點頭不覺說對呀對呀，毋忘救國，更須毋忘讀書。後來細想，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怎麼樣的讀書方叫做毋忘救國的讀書？又怎麼樣的救國方叫做毋忘讀書的救國呢？換句話問：還是讀一天書救一天國呢，還是忽聽得信息傳來說我們中國急待援救時，立即擲書于案，口號及于戶，旗及于校門之外，一窩蜂兒去救國，出去救了一陣，看看快可救轉，又復整隊而還，急忙拾起書來讀書這樣辦法呢？還是仿照我中華國史上早已炳炳烺烺過

幾千年的舊法，每校雇一個專門校役立在庭中，遇有學生（這問題似乎只是對學生而發，所以這裏單舉學生，此外別無他意，幸勿誤會。）出入，即大聲曰，『學生！爾忘帝國資本主義侵略之仇乎！』一面再把宿舍裏的榻位都敷上荊棘，購上千百個豬膽懸在學生出入的各門上，由舍監或學監或指導主任訓話一番，說有敢不臥薪一夜嘗膽一次者，記一大過！如彼云云的辦法呢，還是推行現在已有幾校正在試行的簇簇新的新法，平時閉門讀書，遇有什麼紀念日時，大家也不用出去開什麼會，只須齊集禮堂，靜默……分鐘，聽鳴哀鐘……下，減膳——注意！這萬萬不是我執政減膳的減膳，而是我學生於某日特別減去膳費，這天特別吃得苦一點的減膳，這也是略仿嘗膽苦意，只不過『仿意』而已，伏乞原諒！——一日，明天仍舊歡笑如常地用功讀書，如此云云的辦法呢？可惜發這句名言的我的這位名人先生（真不濟，我竟把發這樣名言的名人的名字也記不住了；但我還記得是名人的名言，想來也就不妨事了。）沒有明白

說明，弄得我初還了了後漸昏昏起來。自己昏昏到也沒甚要緊，肚裏儘管昏昏，面子上仍可了了；最沒法擺布的是一班班不解事的學生，見你愈是昏昏，愈是回得逼緊，真有點難於肆應。逼到漸漸有些招架不疊時，便立起身來，把左手往左一摺，說一方面……再把右手往右一疊說又一方面……所以……這樣總算把了的陣腳扎住了，但於『內感』上終不免有點問心有疚。

於是乎留心報章上名人的言論了。結果是：有的說，學問最是萬能；我們把學問研究好了外人自然不敢來欺侮，或者還要請你去做上賓。現在中國最缺乏的是科學，外人恃以欺凌中人的也是科學，我們要救國，不可不耐心研究科學。有的說，近幾年來學潮時發，學生所受的損失太大，而所得效果則又甚小，所以以後不宜再有學潮。這些話彷彿在說，讀書是救國的『回生丸』，現在中國無論怎樣危急，請學生們都暫時（暫多少時）沒有說明——不必着急，姑且咬着牙關念書——咬着牙關念書聲音恐不十分妙，這個還待研究——不要緊，反

正我們有的是研究的功夫，只要學生們把書念通了，儘管中國亡，亡，亡，一直亡到印度洋洋底裏，也自然會一霎時來個「海底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中國已兀立在喜馬拉耶山之巔——不好，這山巔上太冷，並且立在那上面也太覺伶仃而有點危險，還是平臥於崑崙山之麓吧。

「這個可以拿去對學生應戰嗎？」我自己私想。不，還是讓我來兩手左右撻一下吧。

一方面國是要救的；現在『事急矣，』『覆巢之下無完卵，』『卵且無完，巢將誰補？』鐵達尼克漸漸下沉，船上的人仍是奏樂歌唱，船已沒水，樂聲還隱約可聞；這不是船上人想以奏歌來救船的沉淪，是眼見得徒亂無益反不如『好整以暇』的妙。所以這樂歌是死時的微笑。魯國兵臨城了，城內不絕管絃之音；這也不是魯人想用管絃來退兵，像後來我們的先生葛亮或孔子弟幾世孫明那樣的用空城計，不過是以爲外面打架反正是兄弟二人在爭分家，到底誰來做魯城的主人，吾儕小民是沒

有關係的，要管也沒有法兒管的，落的管絃管絃吧。所以這管絃是隔岸觀火的風涼調，現在行嗎？現在的中國人行取這樣的態度嗎？不行的，是要急急設法來救國的；外人一步緊一步來處死我們，我們雖明明看見自己被縛在靠椅上，面前裝好了機關槍，旁邊置個此時，：分鐘之後，自身就要被打死；我們雖明明知道現在所最需要的是，外人所恃以欺凌我們的，也就是見我們沒有一個帮手跑來把我們的索結輕輕解開；然而，我們不能靜待這個帮手的來到，只得亂掙亂扎。雖這掙扎的結局渺不可知，亦許一翻身正碰在槍的機關上適以促自身的死，然而，我們也不能因畏此而不扎掙，只得小心些竭力避去碰機關，而亂掙亂扎冀以逃避去這千鈞一髮之危機——總之，國是要救的。

又一方面，書又不可不讀；救國不是空嚷一陣就算的，也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人所能幹的了的，必須要相當之智識和能力，救國效率的大小，即視這些智識能力爲正比例。那些倒持了自己的名片，問馬弁今日何

人來看他的要人，和熟談三國善賦小詩的要人，未始不自以為天天在為國宣勞，只恐怕「身勞未宣國先瘁」耳。還有一班血已沸騰的青年，雖然指血流注有如懸河，浪痕酒遍了北京城裏的牆壁，外人似乎仍未因之嚇退，所以光有一顆救國的「赤心」不是就能救得了國的；救國須有救國的方略，要有救國的方略必須讀書。

這樣兩手左右一擲，果擲出一個結論來了。即——

- 一、國是不可不救；為要救國乃不得不讀書。
- 一、書是不可不讀，但所以要讀書因為要想去救國。

作圖以明之：

救國 ↓ 讀書 ↓ 救國  
書 書 書  
國 國 國

這樣的書怎樣讀法呢？我乃抄一句老調來答之曰，可分治本治標兩種說法。先說治本，說中國病源在沒有科學這話當然不錯，如果現在有些學生有志救國，而要研究一種怎樣可以振興中國實業的科學，或一種使國

貨盛興的科學——注意，這裏不是來預備關起大門可以自給自足，不受外人侵略的意思；乃是因為我們現在只能消費不能生產，應當想法提高自己的生產力，便可以有資格和他人站到一塊處過新經濟制度之下新生活的意思——學校就應當好好的預備幾個實驗室或工作場，備辦幾付新儀器或新機器，以供他們的應用，同學們亦應當讓他們去潛心研究，不可拿外事去和他們糾纏，因為他們是在做根本上救國的工作。不過這種工作一時是不能見效的，講到救國有些遠水不及近火；并且就是火已候到，在像現在生着怪病的中國也是不能產生效果的，須有治標的方法，把中國的怪病一貼藥板過來了之後，才得施展其功用。

於是再講治標。中國病到這樣九死一生，決不是自以為「我能醫」的庸醫所能治好，必須要先看明病者的氣質，即中國人生活能力或生產方法的程度，再看清病者現在的起居實況，即中國人的現在生活或消費方法，再看清當時環境及於病者的影響，即外人挾什麼力量用

什麼方法來和中國人相周旋，中國人消受得了還是消受不了。簡言之，中國人這樣消費法是增加牠的生活力或生產能力和方法的還是壓縮生產能力和方法的，然後再研究清楚病者要怎樣調治法才得痊癒，即中國人現在應當做些什麼工作，才可以從病魔的手段中把自己搶回來——研究明白了這些，讀書救國的目的乃始達到，而救國的工作也就開始。一言以蔽之，治標的救國讀書法應當研究各種社會科學和做各種社會運動，因為必為此才能得學理上和實際上的明了。如果口則向衆揚言曰，救國是你們應當去做的，不過你們不必來問學校外的事，你們去讀書就是你們唯一的救國法，這無異於說「病是你們應當來醫治，但病人你們不必來診看，只要去看醫書就得。」！一樣的滑稽；讀書矣，又說，書要讀古人的書，一切新書都要不得都是誤人子弟的，這又無異於說「所謂醫書是專指那些孫康大力，啞鈴一對一類不求速效的自強法的好書，此外都不必看。」一樣的奇怪。噫嘻！這不是愈說愈遠了嗎！閒話少說，我們只說，現

在如果有些學生有志救國而要去的一種社會活動或研究一種社會科學，學校應當購充分的書籍，請適當的導師去供他取用帮他進行，不必用什麼幾何三角來難倒他們，開除記過來威嚇他們，因為他們也在做一種急切的救國工作。

中國近幾年來的教育，辦學者着實在那裏莫明其妙，現在稍稍有些覺悟了，覺悟維何，覺得還是以前的老法子好是也。這實在太危險，彷彿有點像迴光返照的氣象。以前關著校門教幾句詩云子曰，以及幾個林肯奈端之類的洋聖人，原來是着實有把握地在那裏循序漸進。後來驀然聽見了校外有救命的呼聲，覺得救人到底要緊些，何況救的還或許是自己呢，於是就拋了這個去檢起了那個，什麼新思想新文藝，另外加之以種種新運動，弄得辦學者眼花撩亂不辨西東，不但不能去做學生的領導者，反追在後面亂嚷，「耐篤啥上化搗價？勿要跑錯仔路噯，問問明白再走末哉！」學生見了這樣，乃愈加魚入大海亂鑽亂跳起來。這時的辦學者不是來教

學生，是來受學生們的教訓了。這大概就叫『教學相長』。不但辦學者苦不堪言，就是一半學生也着實感到苦痛，因為要跟着跑前去的跑前去吧，又沒有氣力並且也不高興，站在那裏吧，又沒有了做，着實無聊。辦學者到此，不得不覺悟了，覺悟自己原不該丟了自己的拿手好戲不唱，而倒八十歲學起吹鼓手來。結果就領了那班站著無聊的學生，回到以前的老門牆面前登高而呼曰：『你們遠去的青年們，如果有還要做這校的學生的趕快跑回來，學校就要關門了，校門一關，決不再開，你們就沒有做學生的機會了。』呼了幾聲就把校門一閉，無論學生在外怎樣要求「啓封」也不去開。而門裏學生的無機會外探當然不用講了。這樣，學校辦是的確容易辦了，但這和救國會不會發生關係，也就不暇復問了。先生們，教育原來是應當因材施教的，那可只劃了一條狹夾強人就死呢。

總而言之，所謂救國不忘讀書者，知救國非空言所能濟。須讀書以增加救國的能力也；所謂讀書不忘救國

者，讀書皆讀足以增加救國的智識和能力的書籍也。

我忘記了名字發這名言的名人先生！我這篇文章如果算時代聖賢立言的話，——這樣，我的題目應換讀書不忘……讀書義——我可分吃一點冷牛肉嗎？

十五，七，八，于病中。

## 我們的閒話

三〇

現代評論社收受章士釗大洋一千元的事件，調查屬實，在七月三十一日以前該社亦毫無辯解，業已表示默認，今特鄭重聲明，現代評論社收受章士釗一千元一節全係事實。倘該社能請L L L H M C 六位中之任何三人為證人，對我提起訴訟者，鄙人隨時可以奉陪，唯倘若捏造事實，傳布流言，再在外埠報上投函說謊，則認為「畜生之畜生」，恕不齒及。八月一日，豈明。

## 致陳望道先生書

望道先生：

從友人處得知先生對於我攻擊改造的閒話深致不滿，有「索隱」之舉，以為我有親日嫌疑，故攻擊日本以自掩蓋，列舉我的妻是日本人，及門外有日本旂二事為證。我的妻是日本人，正是事實；我們家裏還住有妻黨的人，所以門口有兩塊門牌，其一是日本姓的，旂也至今還插著，這也是事實。倘若要依照現今最時式的，「國家主義」說中國人不准娶日本女人，在中國的外國人，不准掛他們自己的國旗，那也任便，雖然我不知先生是否「國家主義者」。至於親日嫌疑，我倒毫不為意，反正這種言論在中國是常有的，即如唐有壬君最近曾把我與共產黨非基督教大同盟莫思科等拉在一起說過。先生有志于索隱，那自然是好很的，但我想進一句忠告，（因為以前先生代理編輯新青年的時候，我們曾通過好幾回信，所以這不至于怎麼唐突。）索隱大都是不

可靠的，容易流於附會穿鑿，蔡子民先生的紅樓夢，更是例證。假如有人依了先生的索法，研究先生寫那篇索隱的動機，以為這是因為先生做有一篇什麼婦女之覺悟登在改造的「現代支那號」的緣故，豈不是一個大笑話麼？我知道先生別字平沙，萬一這平沙不是先生，那麼恕我疏忽，取消上面的通信，只留下一個問候之意。

七月三十日，周作人。

## 讀了關於炭畫以後的感想 楊禕

語絲第八十三期，載有周作人先生關於炭畫一篇，其（二）（三）（四）三則，係記載此書譯成後，送稿子到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都被退還，直至六年之後，纔得由文明書局出版，但是版稅始終沒有拿着的經過，不覺使我想到了前「賣譯稿」的一件事實。

我與作人先生，尚未謀面，可是通過好幾回信，也彼此在信裏敘述過求學的經歷。照作人先生信中所說，「辛丑年在南京進水師學堂，五年之後，派往日本，」

也正與我在南京及東京求學的年分，大致相同。那時候的日本留學生，十之七八，有『課外行動』，其行動也不一樣，有爲我所贊成的，有爲我所不贊成的，『賣譯稿』是我贊成中之一種。丁未年即一九〇七年，我正在東京日本大學法科肄業，與謝鑄陳先生同學同居，那時他還未做我的叔岳，也未做我的同年，可是我們志同道合，我們於研究學問之外，也時常譯些東西賣。他沒有譯過小說，我那年夏天，譯過一冊，原名爲『千戶儿』，原書著者姓名，出版處所，同書中人名事蹟，因爲時過久，都已忘記乾淨，現在極力冥想，祇髣髴記得所說似是一貴族女子，被惡漢用藥迷醉，乘小汽船掠往北海道某地（似是擇捉），欲圖售賣，其友人聞耗，奮力往救，又因有另一女子被掠，此女與前女同名，（或是同貌，記憶不真，）輾轉誤傳，致追者幾入迷途，其後終得將本人救回，（其中還有獵熊等事，）其曲折處，到全然想不起說不出了。我譯此書時，是用的白話文體，在定名時，頗費斟酌，本來日本文「千戶儿」，就是英文 model

的譯音，其義爲『標本』『模型』……等類。並不限於繪畫，亦不限於人體，更非專指女性，那時連日本的裸體繪畫雕刻觀念，都未發達，中國自不必說。原書又並不是說的如現在之所謂『模特兒』。譯書既要給中國人看，當然不能拿『模特兒』三字，作爲書名，使人連書名都看不懂，若連書名都看不懂，那能銷行，——那麼，用甚麼名子呢？第一次是照珊瑚美人之例，題爲模範美人，一想，不好，有道學氣。用紅樓夢上小厮與兒的話，改成美人胎子罷，也不對，不文雅。再改成美人標本，更不可行，因爲這樣一來，照字面說，豈不是拿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來，照剝製鳥獸一樣，做成標本，未免大殺風景。後來還是引佛經上「畫女與人女同」這句話，定名畫女，雖然還是不大妥當，也祇好將就一點了。譯到一半，鑄陳先生因母病，顧不得學年考試，請假歸國，臨行對我說，書譯完後，如回國過上海時，可以往某處去找李春波君，（李君也是因避緝捕改的姓名，不是真姓名，鑄陳先生說過李君真姓名，我現在忘了，）李君

與有正書局相識，或可爲力。我考完因放暑假回國，在上海英界某里晤見李君，李君正在病中，對我說：「先生可以將稿留下，病好當即拿去問，成否當即函知。」我將原書及譯稿留下，回到家中，却兩個月不見信來，心想或者是因爲有正書局未能當選，他又拿到別的書局商議，未能一時就緒，所以也未催問。秋天又赴日本，在上海過，找李君時，却已搬走，無可查問，後來鬚髯聽見說是李君死了。那麼，我的譯稿，不是覆瓿，就是燒薪，可想而知，其實呢，就是原稿在當日拿到各家書局，也難免不遭遇退還之運，倒不如不了了之，還留得幾分「發思古之幽情」一般的「詩意」。所不可解者，原書所載兒女英雄的情節，頗可動人，文筆亦甚不錯，不知何以未有他人取來逐譯，難道是此書無命供中國人讀不成？（若在今日，則祇要有此「模特兒」三字，便可風行一時。雖然此書內容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然而，懷疑祇管懷疑，我平生譯稿雖也不少，小說却祇譯過一冊，乃其譯稿，既賣不出去，又收不回來，

變成了斷線風箏，殊非始料所及，倒平白的耗廢了半個月光陰，不過那時也並不以白費了時間，勞力爲念。——因爲正在青年時代，只覺得前途有無窮的希望，這一點損失，又算個甚麼要緊呢。

一天，一天，又一天，一眨眼就是二十整年（丁未至丙寅，1907—1926），去了「一世」的三分之一，這二十年來，不要說世界，國家，都有了絕大的變遷，就是我個人的體質，思想，學業，志願，等等，也因年齡與環境的關係，大有變動。但是「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羊頭村依然還是一個羊頭村，羊頭村的官吏議員至於乞丐，還是以前在羊頭村的官吏議員至於乞丐。

宰相說作秀才時事，堂頭大和尚說作行脚僧時事，固然「感慨係之」，就是做不到「國王千歲」而想到「變泥狗」時候，也總不免有些「悠然神往」，我想起二十年前之我，發生一種不可言說的感觸，恰好今日星期放假，所以信筆寫將出來。

民國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於哈爾濱。